

长篇小说

青藏辞典

格绒追美 著



作家出版社

青藏辞典

格绒追美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青藏辞典 / 格绒追美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5. 6

ISBN 978-7-5063-8071-3

I. ①青… II. ①格…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29639 号

青藏辞典

作 者: 格绒追美

责任编辑: 那 耘

装帧设计: 翟跃飞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 数: 160 千

印 张: 12.5

版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8071-3

定 价: 26.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这是一本来自青藏的个人辞典。

在物欲浩荡、时光碎裂、神性坍塌的时代，青藏的辞典是阳光、雪花、青草，是泥土、甘露、花香，是草原、河流和山峰，也是道路、心性和觉悟。

在这本辞典里，你能隐约看到我这个不合格编撰者的心灵轨迹外，更为重要的是，能遥望到青藏高原隐秘的智慧河流，沐浴到来自雪域的灵性光芒。

因为，我们共处同一片天地。因为，青藏是我们（不仅仅是人类）共同的青藏。

1

【母爱】那是朝圣路上发生的真实一幕。

几十个狼簇拥着，撕咬着某个猎物。一路上，他们见到了成群成群的狼。好在一伙人相互壮胆，又有土火铳，晚上生上一堆篝火后，轮流值守，倒也相安无事。狼眼绿吓吓的光芒围布四周，但最终也没能找到下嘴的机会，天亮之后，只好嚎叫着哀伤地离去。当他们看到路边像波浪似的前伏后涌的狼群时，便大声

吼叫，摔石头，最后又用上了火铳，狼群这才缓缓退离到森林中。走近，只见地面一片血水，又猛然出现一堆血肉糊糊的东西。三宝啦！是一个老妇人。全身的衣衫被撕碎，人几乎只剩了骨架。血水横溢，双臂却顽强地交抱在胸前，连喉管都已暴露在外。她大口地喘着气，一双眼睛睁得大大地看着他们。嘴巴嗷嗷着，却发不出声音。当老妇人的目光回落到胸前时，他们这才注意到怀中的一堆血肉。扳开双臂，那堆血肉这才落下来。他们小心地用衣袖将血水擦拭，原来是一个呼吸微弱的婴儿，小孩子在血水里睁亮了眼睛，接着伸张开双手，嘴巴贪婪地找寻起来。老妇人见婴儿安全了，眼睛里滴出血水来，两只枯手艰难地竖起大拇指。老人们上前安慰妇人，说他们会养活婴儿，让她放心。被温暖的衣裳包裹的婴儿已经在位妇人的怀里吮吸着乳汁了。老妇人的眼光变得安详了。他们给老人披上一件皮袄时，老人终于像一棵枯树般倒下了身子。呼吸急迫，血水仍从全身上下淋漓流淌。就算天神降临，也救不活她了。

他们怜悯地看着她，又留下一点食物后，只好又上路了。走了几步，一位中年汉子终于硬下心，说出了憋屈在心底的话：“让她解脱吧！”没有人吭声。每个嘴巴都默默地念祷着经文。

仿佛众人的心灵走过千百万年的颠簸岁月之后，火铳爆响了！

他们听见林中的狼群呼啸着离去……

第二年，发生故事地出现了一些经幡，它们随风将经文咒语带到了四面八方。

【死亡】死亡是不可名状的。生与死都是人生的大课。生就是死，死也是生。但是，我们凡夫却无法超然。它总是猝不及防地降临，仿佛就躲在门后屋角。面对猝然而来的死神，人心顿时陷入纠结、困惑、挣扎和恐惧的漩涡里。昨天，看了一部《死神来了》的片子，今天，听说一位朋友得了肺癌，生命垂危。对于死

亡，他是一点准备也没有的。他的女子正读高中，几天前，他还谈起带着老伴旅行的计划。我的朋友，你将如何面对死神？

【婚礼】有人说，婚礼是一对异性或同性结合的宣示，也是一种交易的舞台。

村里一位退休干部来电话，说他准备给儿子举行婚礼，请我和妻子去参加。我答应有时间就去。我知道自己不可能千里迢迢地赶赴婚礼。他也知道我不会来，只是通报一声罢了。我问家人赶多少礼？他们说你自己定吧。我问在县城的妹妹，她是否赶回去参加？毕竟都是一个村子的人。妹妹说，她不打算去，找人带了礼。我说起邀请之事。妹妹说，哦，人家想收一点钱吧，他们才在县城里买了四十万元的藏房。话说得那样直白，令我感觉到有些不习惯了。

城市里，干部们戏称的红色“罚款单”婚礼请柬正纷至沓来。

【陌路】窗外的雪，无声地下了一夜。

他听着寒气缕缕飘进屋里。

辗转难眠。

他无法想象弟弟在这个城市的车站旅馆里会是什么样的心境。凄凉？麻木？双眼浸满了泪水？也无法入眠？两个兄弟同在一个城市，弟弟却只能蛰居在冷风瑟瑟的小旅店里。像在城市里无亲无故。

所有疲惫的人都睡了，雪花变得无比温柔、温存。

他的心却无法暖和起来。胸中像是塞着一块顽石般感到疼痛。

一个本来懂得事理人人夸奖的弟弟像被心兽主宰般，竟然做出荒唐的无耻之事。这让他无论如何都难以原谅弟弟，那个变得陌生的兄弟。

眼下，两人像是陌路之人。

他听了一夜的雪花飘落之声。

那个旅馆里的人呢？

天终于亮了。他想：弟弟该坐上车，离开这个城市了！又忍不住暗暗揣度弟弟的心境。弟弟心中可充盈了悔恨之情？

陌生情怀又幽凉地弥漫开来……

【尼尔·唐纳德·沃尔什】藏族有一句话：当弟子成熟的时候，上师自然会出现。沃尔什便是这样一个人，他毫无征兆地来了。

他的路与西藏圣者的路可谓殊途同归。

《与神对话》让我的心灵飞翔于他与神的交流之中，一次次令我有一种惊醒的感觉。在日常生活的庸常、寂寥和同样极为庸常的思维之上，他经验到永恒的神，让我再次倾听到来自内心的声音。那个声音说，或者说神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是神，或者是神体的一部分。我们要改变总是向外寻求的眼光，学会内观，在自己的灵魂中看到神，看到神的宇宙。神从来不是高高在上，或者遥不可及，神本然就在灵魂之中。“最伟大的提醒者并非他人，而是你内心的声音。这是我使用的第一种工具，因为他是最方便使用的。内心的声音是我说出的声音中最响亮的，因为它离你最近。”“你现在、从前、将来永远是神圣整体的神圣部分，是整个身体的部位……因此，你在地球上的任务并非学习（因为你已经知道），而是忆起你的真实身份。忆起其他人的真实身份……那些神奇的灵魂导师所做的无非就是这件事情而已。这是你唯一的追求。这是你灵魂的追求。”在神圣的领域里，万物归一，没有对立面。过去、现在和将来也“同时”存在。“每种境况都是礼物，每种经验都隐藏着财宝。”“你无法改变外在的事件（因为那是由许多人创造出来的，而你的意识尚未成熟，不足以单独地改变那些被集体地创造出来的东西），所以你必须改变内在的经验。这是成为大师的生活之路。没有什么事物本身是痛苦的。痛苦是错误思维的结果。它是思维中的错误。大师能

够驱散最悲哀的痛苦。因此，大师能够妙手回春。”“如果我没有走进内在世界，我就一事无成……没有你达不到的成就。没有你做不到的事情。没有你得不到的东西。”神的启示源源不断地涌流：“灵魂追求的目标是：你所能想象得到的最高的爱的感受。这是灵魂的欲望。这是它的目标。灵魂追求的是这种感受。并非认识，而是感受……最高的感受是与太极合一的经验。这种返璞归真的境界是灵魂所渴求的。这是完美之爱的感受。”让我继续把神的话语传达给有缘的你吧：“你来这个星球并非为了给你的身体制造什么东西。你来这个星球是为了给你的灵魂制造某些东西。你的身体仅仅是你的灵魂的工具。你的精神是令身体运作的动力。所以你在这里拥有的是一件强大的工具，你要用这件工具去创造、去满足灵魂的欲望。”“当身体、精神与灵魂和谐地、整齐地共同进行创造时，神就会化为肉身。到时灵魂就能够在它自己的经验中认识其自身。到时天堂将会欢腾。”神还对迷恋尘世成功的我说：“生活的悖谬之处在于，一旦你不再关心尘世的美好和尘世的成功，它们对你来说反而变得唾手可得。”“那很好，因为我要告诉你：你已经是神。你只是不知道这一点而已。难道我没说过你‘你就是神’吗？”如果，世间万物都能经验到这一点，那么，世界完全就能变成天堂！”

让我吸取佛法的智慧和人类一切的启示光芒，从青藏高原出发，走向探寻内心神性的道路吧！或许，某一天，我也能成为自己的神，真正的神，一个穿行于世间的大师，而不是迷失灵性的所谓“成功者”。

【期待】人活在尘世中，像一个永远的顽童，心中装满了无穷的期待。不管这样的期待与希望，有多少是可以完成的，有多少是自欺欺人，一辈子都难以实现的，甚至很多人懂得人世的境相最终都不过是一场虚幻的梦，但是，人还得在等待、期盼、希

望、渴望中度日，一步步走过漫长的人生之旅。总是幻想有朝一日，心中的梦想缤纷绽放。如果是个佛教徒，还把梦之路伸延向来生来世。我最终明白：其实，这是时间虫卵之一的人类的一种生活方式。如果没有这样一种生活方式，人有可能一天都无法活下去。

我在期待中又过了一年。一些渴盼的事情没有发生。也许它们正在开花的路上，也许已经完全地湮灭、凋落了。谁知道呢？如果它们再也不生发，我会编织另外的花环，并把它放置到未来的某个路口，然后又向着那里继续赶路。

【雪域】藏人对生活其上的青藏高原的称谓。此外，还有卡瓦坚（具雪）、岗坚等说法。雪山像栅栏围布的青藏，上阿里三围状如水池，中卫藏四翼形似水渠，下多康六岗宛若田畴。

【援助】当援助超过某个度时，援助或变成春药，或变成强权。援助的最佳时机是别人最迫切最艰难的当口，而且如果没有援助，人生可能遭致毁灭，或从此可能堕落之时。最殊胜的援助是指给受助者一条自救或者振奋的道路。

当你纵容受助者依赖你，而不是依赖他们自己时，你实际是在有心或无心地迫害受助者。如果你的帮助是为了获得心理的满足感，显示自己的强大和重要，那你患上的是权力强迫症。你的帮助便是引诱弱者的春药。所以，真正帮助的目标是让弱者变得强大，而非让弱者变得更弱。因此，施助者和政府的扶助制度都要以此来衡量和审视你援助的“良心”和“人道”。在他人和人民确实需要帮忙的时候扶助他们，但不能让他人和人民养成对扶助的依赖，而是让他人和人民学会自食其力。

【奴性】强大的主人隐身世外，却又无处不在。它高高在上的威严令人不寒而栗。

某一天，一个人发现自己十分放肆，对主人极为不恭。他说

了很多出格的话，思想混乱而反动。可怕的是：那些思想是自己的，而不是主人灌输或宣讲的。当所有的人长成自己本来的样子，而且各自怀揣心思聒噪不已，那时候，主人还怎么驯服大众呢？众生像羊群，无论如何都不能没有牧者啦。当他感到一个巨大的影子向自己逼压过来时，他突然像犯了罪的恶人，在惊吓中醒来。他发现自己满头汗水，犹如才沐浴起身。他警惕四望，好在周围并没有人。于是，怦怦狂跳的心渐渐趋于平和之态。他喃喃地说：“幸而只是一场梦。”在万分庆幸之余，他还不忘警告灵魂：“看看，这是不听话的下场！”对主人，他从心底又生起神圣庄严的情感来。

奴性的来源据说是有遗传的。骨头里缺钙，或者膝下没有黄金，或者血液里的火焰已经熄灭。当然，更谈不上心劲或傲骨了。在一个奴性十足、小人狂傲的时代，黑白与是非曲直都颠倒了。这是时代的奴性！

【生活】生活是什么？生活就是冲突，生活就是分裂，生活就是混乱。生、长、工作、恋爱、婚姻、老、死，支离破碎，不断地贪婪攫取，世间八风浩荡地裹胁并主宰了自身的一切。这真是我们想要的生活吗？

【身份】人有各种不同的身份。这不，叶老师接到卖股票者的电话，令他大感意外——这年头，很多公司以贩卖别人的信息来挣钱，有些人利用别人的良善骗人套钱。叶老师听过对方的推销后，声音立刻变了：“唉，我是擦鞋的，我还有二双鞋没擦呢。”对方立刻挂掉了电话。我们哄堂大笑。当他向一拨工人介绍我们时也开玩笑道：“我们是做鞋（作协）的，你们是做衣服的，都一样！”

【神谕】神又通过降神师出来说话了。

村庄里的很多人家通过降神找到家庭不顺的根缘，并与亡灵

得到了沟通。而且，通过神灵的指示让事情有了某种改观。

村支书落寞地行走在人们的目光中。而今他老了，村里的大权早已被年轻人接了过去。这个从文化革命中走过来的红人看见神灵鬼怪又步入人们的日常生活里时，心里很是愤愤不平。他想问神灵：“当我带领人们将你们捣毁、踩踏在脚下时，为何你们连一点显现的本领都没有？”

这家人终于从邻村把降神师请来了。当河谷那位得“脏病”（麻风）的降神师走了之后，河谷中很长一段时间失去了与神灵的沟通，更没法知道亡灵的口信或目前的处境。当然，透过活佛和高僧的打卦也可以知晓一些。但是，降神更为古老，透过某种仪式和神灵附体增强了一种现场氛围。这个女降神师穿上降神的衣服，祈祷、念咒语，既跳又舞，可是，神灵却怎么也不附上身来。按常规，神灵附体，降神师立刻显出癫狂之状，那时，众人可以问人间的任何问题，各种神灵透过降神师给出答案来，而且，神灵会变换各种声调。如果与亡灵沟通，那说话声调完全是亡者生前的样子。降神师终于在气喘吁吁大汗淋漓里宣告降神的失败。一家人的脸色十分难看。降神师也显得有些落寞。当然，降神师没有收取任何报酬。临走，见村里的其他人都走了，女降神师对这家人说：“神灵不愿意附体。我本人无能为力。神灵说你们家的邪气太重，杀生的罪孽太多，他不愿意降下来。连屋里的立柱、院外墙垛上的柴薪都在‘啊哟啊哟’地喊疼。让你们家男人戒猎吧。不要再上山打猎和安套子了。”那对天不怕地不怕连在神山上都敢打猎的父子听得心惊肉跳。宣示了神谕之后，女降神师走了。她被另外的村庄接走了。据说，她的降神很成功，人们十分信服。

【紊乱】黑夜浓厚得史无前例。我大声地念诵观世音咒语、莲花生咒语以及“噶玛巴千诺”，并且把手中时而变成白线时而变

成鞭子的武器挥来舞去，但仍然无济于事。于是，我的内心升起恐惧。于是，我手足无措地奔来逃去，有时乘着风飞来飞去。尽管念咒语的速度越来越快，恐惧没有丝毫地减少，黑夜也依然浓郁。我不知道这个黑夜，一个人独自闯荡的黑夜，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在前往朝圣的山路上，我本来是陪着一位上师的，但是，无意之中听到司徒活佛，那位永远笑咪咪的禅修大师恰好在此地，我便决定去拜见。山路上，我先是遇到很多亡灵，那位正值壮年翻车而死的朋友还穿着生前的单薄装束，稀疏的头发耷拉在两边，他远远地走在另一面的山径上，另外，还有很多僧人，有些在山洞中，有些在路上等候着。向村里的僧人打听上师，一位僧人从洞里大声地应答道：“你快去吧，活佛可能还要找两个随行的人，说不定你有机会。”我一边“噢”地应答，一边心想：“这虽是难得的机缘，但是我不能丢了陪同的上师啊。”又担心，禅师如果真的选上我，我如何应对才好。终于，看见了司徒活佛，但是他似乎很忙，甚至没有心思认真地看上我一眼。他戴着一顶礼帽，大声地说着什么，身边跟着很多人，当然免不了官方的人，以及跟踪者。我的心劲突然泄了，我变得狂躁不安。我从来的路上奔回去，这时，土路已变得无比陡峭难行。我穿过人群时，又遇到了更多的亡灵。于是，就出现了上面的境况。有人说我疯了。我不知道，但是我的心的确在不安中寻求着慰藉。

在黑夜里，我终于找到了僧人们。那位从木匣子中钻出来的老僧人问过我的症状后，翻开卦书，告诉我说要念《心经》，还要做其他的一些法事。我感觉到众人看疯子似的神色，而且我的脸色的确也透着可疑的红艳之色呢。

我走出那间屋子。黑夜还是那么幽暗。我的心境随之暗淡下去……

儿子告诉我，他梦见奶奶的手摇转经筒变得越来越大，大到直冲云霄，最终崩塌了。

一向重视梦兆的母亲也梦见自己的转经筒摇柄断了。心里很是不安。

我对他们说，是的，一切都变得紊乱了。唯一的办法的是：让心找到一个依皈，一个清泉般可以时常照耀阳光、沐浴月光的宁谧之境。

我没有告诉他们我的更加艰难的处境。我想：我要趁着白昼，把我内心的黑夜晾干！

【心性】回到内心，回到心性上，这或许是人生也是写作的唯一道路。

总是在心性散淡的状态中写作，犹如一个人没能找到一个真实的踏实的基石，无论前行还是仰望天空，都缺乏了一个基本的立足点。所以，才出现了写了很多却都始终没有写透的毛病。《隐蔽的脸》远去，无论有着怎样的结局，我都不愿再修改了。把它放在当下的小说版图中，它能承载青藏的重量吗？

我与母亲相对而坐。像许多年前的无数场景一样。只是空间切换到了低海拔的温暖的泸定。可是，变得深刻的是：母亲老了，因为膝盖疼痛，走路一瘸一拐，连说话都有些结结巴巴的，嘴巴空洞，牙龈显得更外露了；母亲的儿子也老了，那头浓密的头发而今变得稀疏，如果不是那些染发药的功用，头发早已缤纷多彩；更加沧桑的是那颗心，时常在为命运幽叹、哀怨。心境的老态如同寒秋的草地，荒败，凄凉，只有风的嘴巴仍在啸叫。

我与母亲相对而坐。岁月横亘在我们之间。想当年，我的母亲那样健壮，满面笑意，走路、做事麻利，浑身是勃勃生机。想当年，我的外婆与父亲也还健在，家的温暖像春天的太阳啊，炽烈而不炙人。

我与母亲相对而坐。汉地的风景迥异，车流人声鼎沸。村庄在那遥远的远山之后。母亲老了，岁月也跟着老了。我的命运也显出老态。惟有我的儿子，在春天般的日子里向上拔长，每一天都与我比拼身高。

我走在岁月的旅途中。无论是仕途还是写作都不曾透出明亮的曙光。

我告诉自己：回到内心，守住灵魂，在心性的道路上攀登，或许能找到另一条通途！

【宇宙】藏地原始宗教苯教认为世界起源于九迭拥仲山，认为地球是由九个“卐”字形即拥仲的群山组成，其中最高最秀丽壮观的俄莫隆仁，是世界和宇宙的中心，所有的大江大河均发源于此，所有人间和神灵的世界都从这里向四周展开。而佛教认为整个宇宙以须弥山为中心，有四大洲、八中洲，俗称大千世界。

【空性】放下执著，人生如梦似幻，我们看似真切、真实和坚固的东西，其本质是虚幻。这是佛陀启示的智慧。在心灵的道路上，人无我只是一个台阶，最高的智慧巅峰是“法无我”。无论在世俗还是精神的道路上，“无常”是本来的状态，万事万物都在变化之中，没有任何东西是永恒而又不朽的。当然，在佛法构架的六道轮回这个体系中，我们如同一只瓶子里的蜜蜂，“嗡嗡嗡嗡”，无论怎样飞舞，都无法逃脱瓶子的桎梏，我们始终在“轮回”的道路上徘徊。所以，我们仍然得带着“业”这个衣裳。肉体衰朽化灭，而心识始终带着它轮转不休。这便是我们的状况，当下的状况，也是未来的状态。因此，心的修炼，心的觉醒，从厌离心，出离心，到菩提心，以至最后的觉悟，是佛法指给众生的道路。

活在追求功名利禄的尘世中，佛陀的智慧犹如一剂清凉的甘露，时时让我们警醒。我不得不承认，在当代的人类文明、知识

或者说智慧当中，佛陀的开示居于至高的地位。虽然我的心是世俗的，但是佛法是光辉灿烂的太阳。是的，现实让我强化“自我”、家族、地区、国家等等观念，而佛法令我走相反的道路：减少欲望，消除欲望；尘世的所有功名，看似顽固的东西，其本质是：梦中境像，一旦梦醒时分，所有的“真实”早已淡灭。因此，透过修炼，放下“我执”，寻求“人无我”智慧，又经过层层攀登，最终达到“法无我”大境界，并走到觉悟成佛之巅，永久摆脱轮回的束缚。

“空性”的观念曾经让我陷入深深的幻灭和不真实感之中，我一度觉得这种哲学和智慧太过虚无和消极，但是，它最终像火焰一般烧毁了世界的所有表象，在历经浩劫般的废墟之上，终于升起了皓皓的明月！

在轮回的道路上，向着开悟，我孤单一一人穿过汹涌的尘世，予然而勇猛地前行！

【写作者】坐在窗边，就着冬日金子般的阳光，我捧起一本书，进入那位写作者恣肆掌控的世界里。我是透过文字与地球那边的人建立了某种联系，或者与他虚构的世界连在了一起。我的眼睛不知疲倦地在字里行间奔走。世相在文字背后眼花缭乱地展开。

母亲坐在藤椅上，眼光、神思凝注在《智美更登》里。那是一部电视片，反映一位连妻子儿女、宫中宝贝乃至自己的眼睛都施舍出去的大善人，当主人公智美更登被父王逐出宫廷后，来到深山老林中修行。最后的结局无限美好：家庭团聚，眼睛失而复明，父子和解，王子智美更登重继王位。母亲看了无数遍，却仍津津有味地沉浸其中。连手上的转经筒都忘了转动，左手捻着的佛珠也静静地垂在身旁。片子里的人物在很有韵味地吟唱着。

我关上书页。那个世界变得寂静了，遥远了。可是，那些人

物还在我的头脑里晃动，心底里也像有个猫爪似的挠得痒痒儿。他们会怎样呢？或者说，那位写作者接下来会写什么呢？

文学，人类的白日之梦！有那样多的人沉湎于这个虚拟的世界。又有那样多的人从事着编织梦的活儿。就其本质来说，这一切不都是自欺欺人么？尘世的烟雾又弥漫到我眼眸上来了。我禁不住问自己：你把自己导向虚幻编织者的行列，是为了什么呢？难道真是为了所谓的艺术吗？还是为了功成名就？抑或在现实中，自身无法适应或妥协而退回到所谓安慰自己的小角落里？瞧瞧，当下现实以成功，或权势或金钱来衡量别人，它才不管你的人格高低，不管你是不是不择手段呢。我想起一位“巨人”，而今他失去了自大狂傲之气，只是哀叹自己没有钱，而在“胎腹”中自视甚高的“经典”大作，连出版的信心都没有了。

我的心思恍惚中四处飞翔。你为什么催逼自己狂读书籍呢？是吮吸精神食粮？你的写作真有意义吗？你的文字最后追捕的猎物是什么？

阳光把客厅照耀得无比亮堂。《智美更登》步入欢舞的尾声了！

母亲说，完了，该吃饭了吧？！

看来母亲是饿了。粮食也是必需品。

【村寨】我总是想越过村寨，一下子达到无穷远的远方。

人们看待村寨的方式，是居高临下的，是怜悯式的，似乎村寨天然地与贫困、落后、愚昧相关联。甚至有很多人，顾忌谈论自己出生的村寨。然而，有一天，我终于沿着昆德拉的某种提示，突然间看到了村寨的无限，而这种无限在当下的城市里是十分缺乏的。城市庞大富丽，除了物质的登峰造极之外，其精神的贫寒也几乎与此成正比。欲望、堕落、失信，没有信仰，自私，出卖，狡猾，奴性十足，软骨病，物质化，食品、药品、乃至身

份都被假冒充斥，森严的等级，等等。当然，村寨同样染着时代的病症。但是，在另一方面，村寨有着时间上的无限，神性上的无限，精神修炼上的无限——尽管修心方面走得很远的上师喇嘛像白天的星星那样稀少，还有人性上的质朴本真也并不鲜见。“在另一个无限中的旅行，并不比史诗的旅行更缺少历险的色彩。”那么，透过村寨的探索，我们或许能够在文学上找到某种无限的可能性。无限提供了让人无法穷尽的内在世界的风景。村寨具有的文学性，令我对人类精神的永恒性充满遐想。错过村寨的无限性，这个近在身边、伸手可及的无限性，对我而言，无疑是南辕北辙，或者说，丢失了攀上某种高峰的天梯。

所以，我要设法获得村寨的无限性，在神性、时间、灵魂的长旅中，谱写一些动人心弦的音符，这正该是我的可能和可为之处。

【教育】在白土坎，一位老人带着孙子出来玩乐。孙子看见一位老妇人理都不理。老人吼道：快叫阿婆。孙子忙首于蹬脚踏车前行。老人只好大声地说：你看，他叫不来人，我嘴巴都教“蠕”了，像牛一样。

【仁真旺杰】这是我辞典中出现的第一个亡者的名字，却不是最后一个。

还不到六十岁，死神把他掳走了。接了电话许久，我仍觉得像在梦中，始终无法确信。或许，那只是个玩笑吧，我这样想。尽管单位的人都开始说他去世的事情。回家的路上，我想，作为朋友该去为他点几盏酥油灯。找了几个商铺，都没有北京酥油出售，说价格涨得厉害，他们没有进货。“涨”字是这个年份的热门词儿，啥不涨呢，能标价的通通在涨。又一次回到寺院门口，心中一动，我便走了进去。果然就有，于是，买了几袋点上酥油灯，又买走几袋，分送到城郊的另外两座寺院。据说，人死之